

关于故宫学的再认识

New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the Forbidden City

梁曼容

Liang Manrong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8 Vol.19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八年 总第十九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困顿与解脱：靖难后明代藩王精神探微

Frustration and Relief: A Study of Psychology of Ming Princes in the Post-Jingnan Campaign Era

梁曼容

Liang Manrong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明代靖难之役之后200年间，来自15个藩府的25位藩王。这些藩王普遍流露出较强的用世诉求与出世情怀，具有群体性特征。藩王的政治志向，在明代宗室政策的禁锢下，毫无施展空间，这使得藩王陷入“志不得伸”的困顿情态；寄情佛道便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解脱与无奈选择。藩王对时政的忧心忡忡与对世事的超然物外，展示了明代藩王形象的一个新侧面，丰富了过去研究中呈现出的藩王负面单一化的形象。

关键词：

明代藩王 政治诉求 困顿情态 精神解脱

ABSTRACT: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ife of 25 vassal princes in 15 manors during two centuries after Zhu Di launched the Jingnan Campaign. The vassal princes generally showed strong political appeal, but lived somehow in a hermit's way. Their political aspirations were tightly imprisoned by the Ming court's iron rules over its imperial clan. The vassal princes fell into a frustration. They thus turned to Buddhism or Taoism for spiritual freedom. That was at the same time a Hobson's choice. The Ming vassal princes were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current politics, but remained aloof from worldly things. The study all-roundly illustrates the image of the Ming vassal princes, who used to be presented in a negative light.

KEYWORDS:

Vassal princes of the Ming Dynasty, political appeal, frustration spiritual freedom

明代以藩王为代表的宗室成员，在绝大多数时间和政治场域中，一直作为一个沉默寡闻的特殊群体而存在。有关明代宗室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量集中于 20 世纪，内容涉及宗室制度、宗禄人口、庄田等诸多方面，¹对藩王精神世界的细致考察却一直付之阙如。²在过去的研究中，明代藩王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刻画为“寄生”“腐朽”的脸谱化形象。³毋庸置疑，藩王“腐朽”的一面自然存在，但过度脸谱化就会导致藩王的其他面相被忽视。因此，有必要从藩王自身入手，去探析他们的精神世界，还原他们更为丰富与真实的形象，由此对明代历史上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重新审视。⁴

本文并不着意于对某一位或某几位藩王进行描绘似的写真，而是从数位藩王入手，将藩王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进行群体共性研究。此外，本文选取的藩王皆为靖难之役后的藩王。这一方面是由于靖难之役前后，诸王权力与地位差别巨大，不可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也与本文所要追寻的问题密切相关，即在政治禁锢之下，明代藩王这一群体呈现出怎样的困顿情态，又不约而同地谋求了怎样的解脱之道。本文共考察藩王 25 位，其中亲王 10 位，郡王 12 位，郡王追封亲王者 2 位，世子 1 位，覆盖秦、晋、周、楚、鲁、蜀、代、肃、庆、宁、韩、沈、唐、赵、荆 15 个王府，时间跨度从永乐到崇祯 200 余年间。

一 志不得伸的困顿情态

（一）靖难后藩王的政治志向与诉求

朱元璋以分封制为重要开国建制，本意在于令诸王藩屏帝室，保朱氏国祚久远。靖难之后，随着明成祖

- 1 有关明代宗藩制度研究的成果非常多，具代表性的有顾诚：《明代的宗室》，《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暴鸿昌：《明代宗藩特权的演变》，《北方论丛》1984 年第 5 期；暴鸿昌：《明代藩禁简论》，《江汉论坛》1989 年第 4 期；张德信：《明代诸王分封制度述论》，《历史研究》1985 年第 5 期。张德信：《明代诸王与明代军事——略论明代诸王军权的变迁》，《河北学刊》1989 年第 5 期；张显清：《明代亲藩由盛到衰的历史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 2 期；赵毅：《明代宗室政策初探》，《东北师大学报》1988 年第 1 期；蒋兆成：《明代宗藩制度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王春瑜：《“弃物”论——谈明代宗藩》，《学术月刊》1988 年第 4 期；周积明：《封藩制与初明军权的转移》，《湖北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赵中男：《明宣宗的削藩活动及其社会意义》，《社会科学辑刊》1998 年第 2 期；刘晓东：《王府文官与明初中央集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 年。郑克晟：《明代的官店、权贵私店和皇庄》，《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 2 近年，英国牛津大学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著《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一书，以明代藩王与藩国为中心，展示了明代藩王的艺术成就，具有开拓性意义。但该书主要侧重于书法绘画与建筑器物的研究，是一部典型的艺术史研究著作。而藩王诗文更能凸显藩王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活动，这亦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 3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宗藩问题的研究，其背后所观照的理论大致可分为“封建社会衰落论”“资本主义萌芽”说，或者“中国早期近代”说。这些观点虽存在着根本的理论分歧，在解读明代宗藩问题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都将明代的分封制度视作历史发展的“阻碍”或者“落后”因素；加之，过去学界缺少对宗藩具体人物的考察，学界对藩王及宗室的评价存在程度不同却基调一致的负面的价值批判色彩。如：李国华在《明代的宗藩》（《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1 期）一文中，指出明代宗藩的“腐朽寄生性与残暴性”，“激化了封建社会后期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也阻碍了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正常成长”；王春瑜在《“弃物”论——谈明代宗藩》（《学术月刊》1988 年第 4 期）一文中叙述了明代宗藩生活奢侈腐朽、作恶多端以及明中后期穷困潦倒的情形；覃延欢在《明代藩王经商当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一文中认为明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藩王作为腐朽的特权阶层，其经商行为带有巨大的垄断性和破坏性，因此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21 世纪以来，学者对藩王负面形象的刻画从未中断。雷炳炎有多篇论文研究明代宗藩犯罪，他认为亲郡王犯罪的根源“多出於贪婪的本性”（《明代宗藩经济犯罪论述》，《暨南史学》2009 年第 6 辑）。近些年论述宗藩与地方社会的硕士论文也基本秉承了原先一边倒的评价。
- 4 21 世纪以来，也有若干研究成果对明代藩王展开细致入微的研究，但研究对象都是限于单个人物，而且多是文学性研究，诸如创作背景和文学成就等等，间有涉及某位藩王的精神世界，却无法展示藩王这个群体的特征。这方面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明宗室中某一位著名的藩王展开，主要有朱万曙：《论朱权的戏曲创作与理论贡献》，《安徽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赵晓红：《朱有燉杂剧研究》，南京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论文，2002 年；朱仰东：《朱有燉研究》，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论文，2013 年；吕美：《明秦简王朱诚泳及其〈小鸣稿〉研究》，西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15 年；闫春：《朱有燉诗歌研究》，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论文，2006 年；滑丽坤：《朱载堉〈醒世词〉研究》，河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10 年。

与明宣宗的削藩，藩王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被全面剥夺，皇族宗室不得参与政事，不得议论朝政，几乎处于与朝廷政治相隔离的境地，藩王也逐渐沦为衣租食禄的附庸。不过经过对藩王诗文集的仔细爬梳，可以发现藩王的政治志向与诉求并没有因朝廷逐渐加强的政治高压而彻底消亡，而是以诗歌等较为隐晦的方式曲折表达出来。

首先，是心存“辅国经邦之志”。秦简王朱诚泳（1458～1498）¹曾自白一腔报国热忱：“报国寸心元自赤，流年双鬓欲成银。”²历经成弘正三朝的唐恭王朱弥鉞（？～1516）³也借菊花吐露自己的匡国之志：“菊花呈艳占中央，习习清香独向阳。忠烈久怀匡国志，风霜偏显赤心黄。”⁴朱弥鉞甚至在诗中直接表达他对时局的忧虑和政见：“乾坤荡荡浩无涯，万里风云际遇时。四海乱离须择将，一身颠沛必求医。爱君日日劳千虑，忧国时时蹙二眉。顷刻不忘忠孝事，此心惟有老天知。”⁵朱弥鉞认为国家离乱需要甄拔人才，正如人生病需要求医，为国担忧恰是藩王忠孝分内之事。不过朱弥鉞也不得不感慨，唯有老天能明白他的心意。生活在嘉靖朝的沈宪王朱胤柢（？～1549）⁶更有经天纬地之抱负，他甚至直言欲为皇帝出谋划策：“遥知圣德图宵旰，尚想宏才献典坟。”⁷朱胤柢一直认为藩王享受朝廷厚禄，为国家建功立业乃是应尽之义：“夜分犹不寐，积雪尚余寒。坐久一灯晦，愁多双鬓残。自知叨厚禄，徒说济时难。试看幽巢雀，林深能自安？”⁸由于朱胤柢事实上不可能有任何建树，他夜不能寐，自嘲是躲在深林之中苟安的鸟雀。这种从对国事的关切而产生的惭愧之情并非朱胤柢的一时之感，在他五卷本的《保和斋稿》中随处可见：“报国徒深虑，关心岂别情。锦衣兼玉食，辗转愧平生”，⁹“防边犹报警，筹国愧无方”，¹⁰“回首天门万里情，十年叨禄叹虚名。自惭报国无涓滴，敢意推恩及弟兄”，¹¹“受恩食禄惭虚名，碌碌株守维藩城。”¹²可以看出，虽然朝廷严格禁止宗室参与政治，但在朱胤柢的意识里，报国是藩王的职责所在。

其次，是胸怀强烈的忧患意识。通过对藩王诗文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这些藩王身处不同时期，来自不同的藩封，对军旅题材却有着共同的执著，战事书写是这些藩王的共同主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明代藩王身处边境要塞和名都大邑，往往都目睹和经历了边境或内地的战事纷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藩王碍于藩禁，不能亲自戎马，只能将忡忡忧心付之笔端。周宪王朱有燉（1379～1439）、¹³秦简王朱诚泳、唐恭王朱弥鉞、肃

1 朱元璋五世孙，秦愍王朱榑玄孙。天顺二年生，成化四年封镇安王，弘治元年袭秦封，十一年薨。

2 朱诚泳：《自题小像》，《小鸣稿》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26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 朱元璋玄孙，唐定王朱桨曾孙。成化十五年封文城王，正德十一年薨，后子嗣唐王，被迫封为亲王。

4 朱弥鉞：《赤心黄》，《谦光堂诗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第405页，齐鲁书社，1997年。

5 朱弥鉞：《写怀》，《谦光堂诗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第362页。

6 朱元璋六世孙，沈王朱模来孙。嘉靖五年袭封灵川王，十年嗣沈封，二十八年薨。

7 朱胤柢：《秋日有怀薛翠轩黄门》，《保和斋稿》卷四，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二，第8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元年沈国勉学书院刻本。

8 朱胤柢：《雪夜》，《保和斋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二，第15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元年沈国勉学书院刻本。

9 朱胤柢：《秋梦》，《保和斋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二，第20页。

10 朱胤柢：《十月一日家园漫兴》，《保和斋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三，第24页。

11 朱胤柢：《得舍弟封信寄谏垣诸公》，《保和斋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四，第12页。

12 朱胤柢：《初度日酬太守诗韵》，《保和斋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六，第15页。

13 朱元璋之孙，周定王朱橚之子。洪武十二年生，正统元年袭周王，四年薨。

靖王朱真潞¹（约1477～1526）、蜀成王朱让栩²（？～1547）、赵康王朱厚煜³（1498～1560）、武冈王朱显槐⁴（？～1590）、庆成王朱慎钟⁵（？～1606）、江宁王朱载堉⁶（？～1581）、上洛王朱朝暉⁷（生卒不详）与沈藩四王朱詮鈺⁸（？～1509）、朱胤柊（？～1549）、朱恬炆⁹（？～1582）、朱理尧¹⁰（？～1621）皆写了大量边塞诗来吟咏发生在眼前的战事。¹¹其中，肃靖王朱真潞更以边塞诗闻名，钱谦益称赞其“博雅好文，诗调高古，言边塞事尤感慨有意”¹²；朱彝尊也认为靖王的边塞诗风格“赅赅唐人”¹³。朱真潞写到“强欲从军事鞍马，冯唐已老复如何”¹⁴，显示出他对边塞的关心和不能建功立业的感慨。沈宪王朱胤柊几乎每逢战事都会作诗来表达自己的关切之情。¹⁵不仅如此，朱胤柊对朝廷边境日益颓废的状况十分忧虑，他有一篇《老军叹》，通过一老兵的口吻来描述边境军务破败不堪的状况，其关切之情、忧虑之思与无奈之感跃然纸上。当时局稳定时，藩王也将喜悦之情记录在案。晋藩庆成王朱慎钟主要生活于嘉靖末到万历初，隆庆年间俺答封贡，明朝边患暂时解除，朱慎钟特写诗记录此事，诗中意气风发：“决胜和胡罢檄飞，沙堤市马振天威。持忠大帅运神略，归义强胡伏帝畿。采帛万钧开北货，骅骝千匹赴南归。只今戈偃三边静，欣睹光天万国辉。”¹⁶

除了边塞诸王，身处内地的藩王对农民叛乱和倭寇侵扰也十分关心，同样用诗歌记录了这些重要历史事件。唐恭王朱弥鉞在其《谦光堂诗集》中，有三首关于明正德朝刘六刘七起义的诗作。其中两首是挽诗，哀悼在刘六刘七起义中殉难的裕州同知郁采。¹⁷另一首《平流贼识喜》写出了朱弥鉞在得知“流贼”被平定后欣喜若狂的心情：“无端贼子犯中华，干搅天兵戮草芽。盖世雄威山压卵，跳梁奸计水推沙。兵威纠纠龙离海，

1 朱元璋五世孙，肃庄王朱模玄孙。身前为肃世子，嘉靖五年薨，以子袭肃封，被追封亲王。

2 朱元璋六世孙，蜀献王朱椿来孙。正德五年袭封蜀王，嘉靖二十六年薨。

3 成祖朱棣六世孙，赵简王朱高燧来孙。正德十六年袭赵封，嘉靖三十九年薨。

4 朱元璋六世孙，楚昭王桢来孙。嘉靖十七年封武冈王，万历十八年薨。

5 朱元璋九世孙，晋恭王朱櫞八世孙。嘉靖四十二年以奉国将军改封长孙，隆庆六年袭封庆成王，万历三十四年薨。

6 成祖朱棣七世孙，赵简王朱高燧六世孙。嘉靖四十四年袭江宁王，万历九年薨。

7 朱元璋八世孙，周定王朱橚七世孙。万历六年封长子，三十二年袭封。

8 朱元璋玄孙，沈简王朱模曾孙。成化十年生，十九年封，正德四年薨，后孙嗣沈王，被追封为亲王。

9 朱元璋七世孙，沈王朱模六世孙。嘉靖三十一年袭沈封，万历十年薨。

10 朱元璋八世孙，沈王朱模七世孙。万历十二年袭封，天启元年薨。关于朱理尧薨年，《明史·诸王表》无记载，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为“天启元年”；《沈定王暨妃栗氏合墓圹志铭》记载与之相同：“天启元年二月二十二日王捐国事，讣闻。上震悼，辍朝三日遣官治丧，祭谥曰‘定。’”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历代石刻史料汇编16》第5编第3册，《光绪潞城县志》，第2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11 周宪王朱有燾生活于承平盛世，边塞诗相对较少，主要有《关山月》《塞上曲》《拟古出塞》等数首，参见朱有燾：《诚斋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第163、164、168～169页。秦简王朱诚泳有边塞诗《陇头吟》，载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下，第69页；此外还有《苦哉远征人》《苦热行》《戌妇词》《征妇怨》《关山月》《征夫》《苦寒行》等，参见朱诚泳：《小鸣稿》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沈宣王朱恬炆有边塞诗《秋杪寄刘次山兵泉防边》和《和杨梦山中丞虏后宿新凉岭之作》等，参见朱恬炆：《绿筠轩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七，第5、12页。蜀成王朱让栩有边塞诗《飞雁》，参见朱让栩：《长春竞辰稿余稿》卷七，《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18册，第572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赵康王朱厚煜有边塞诗《拟出塞》和《戎寇》，分别载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下，第85页，载朱彝尊：《明诗综》卷一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47页。赵藩江宁庄惠王朱载堉有《边警》和《送赵兵宪万举北伐》。参见朱载堉：《绍易诗集》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第535、534页。

1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下，第10页。

13 朱彝尊：《明诗综》卷一下，第44页，中华书局，2007年。

14 朱真潞：《塞上》，载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下，第74页。

15 主要有：《闻边报至》《辛丑岁九日登城时虏犯太原闻报有感》《辛丑岁八月间虏寇至潞赋此志感》《次云仙叔胡虏犯境之作》《十月一日家园漫兴》《闻报羯寇犯边境檄传郡县城守用纪壬寅七月》《传闻新任张总兵御虏报捷喜而用纪》《疾初愈值虏侵境遣愁》《预度云中突厥之扰》《秋日边无警报识喜是年占城入贡》等。

16 朱慎钟：《胡人市马》，《宝善堂稿》卷之下，第544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

17 参见朱弥鉞：《谦光堂诗集》卷三、四，第345、363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贼势忙忙狗丧家。复见太平全胜日,黎民从此不嗟呀。”¹ 朱弥钳之所以如此兴奋,是由于他认为朝廷大获全胜,天下重见太平,黎民百姓也可从此安宁。楚藩武冈王朱显槐不仅关心北边战事,对东南抗倭也颇为重视,他作有《闻习仪鼓角有感》和《寄张明厓(时以巡抚督兵苏松)》二诗,谈论的就是抗倭之事:“满耳干戈犹战伐,东南何日寝王师。”² “先声霍霍气横秋,咤得东洋水倒流。一夜狂奴俱远遯,海门依旧泛渔舟。”³ 查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和《明世宗实录》,张景贤曾于湖广按察使升任应天巡抚;⁴ 且《漕船志》所收张景贤《积翠亭》诗一首,署名“明厓张景贤”⁵,“明厓”应该是张景贤号,故据此两条可以确定《寄张明厓》一诗是朱显槐写给时任应天巡抚张景贤的。不过,张景贤任职一年便于嘉靖三十六年二月闲住⁶,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当在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到三十六年二月间。

一些藩王还以友人身份联络军事大员,表达对战事的关切。朱胤樛就经常以朋友身份写诗给边境要员表达他对战局的关切之情以及对友人寄予的厚望,如《壬寅春闻边警寄胡栢泉宪副》《闻虏入寇有感次南台韵》《拟赠行边使翟石门阁老》《得苏舜泽都宪书》《赠种参戎》等。周藩上洛王朱朝暉也经常写诗给边关和地方大员,表达自己对时局的关心⁷,在《初冬宴三司诸公》一诗中他对这些身处要职的友人寄予了厚望:“愧我才非济世雄,安危应是仗群公。”⁸ 由于绝大多数藩王本就身处边塞,亲睹战事,因而洞悉边情,藩王之中不乏对局势颇有见识者。由于不能上疏言事,一些藩王便借用诗歌委婉地对战局或朝廷军事策略进行评论。万历二十年,西夏弗宁,代藩山阴王朱俊柵⁹(?~1603)奏诗八章,寓规讽之旨。对此,《明史》本传评价说:“代处塞上,诸宗洊经祸乱,其言皆忧深思远,有中朝士大夫所不及者。”¹⁰ 这些行为亦是藩王政治诉求的一种曲折表达。

第三,关心朝政,抒发政见。由于藩王不得议论朝政,他们便借用诗歌来讽刺时政,表达自己的看法。首先是借气候反常来批评时政。古人通常把天象的异常情况看作上天对当朝政治行为的警示,每逢天象有变,群臣都会上疏,皇帝也会下令修省或罪己,这种情形在明代较以往各代都更为频繁。¹¹ 明代藩王也经常借气候变迁来表达自己的对时政的指谪。唐恭王朱弥钳有一首描写气候反常的诗:“密云拖雨送新凉,爽气侵人冷莫当。夏日却行秋日令,南风浑似北风狂。齐纨不用高悬壁,蜀锦重将半覆妆。鼎鼎失调由宰辅,故教风雨异寻常。”¹² 丙子,为正德十一年,这年五月本该炎热难耐的夏日却分外寒凉。朱弥钳把气候的反常归因于宰辅失职导致政治“失调”。沈宪王朱胤樛也有一首类似的诗,讽刺意味更为浓烈:“谁识天心变,当朝宰相家。

1 朱弥钳:《平流贼识喜》,《谦光堂诗集》,第363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2 朱显槐:《闻习仪鼓角有感》,《宗室武冈王集》一卷,载俞宪编《盛明百家诗》,第422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6册。

3 朱显槐:《寄张明厓(时以巡抚督兵苏松)》,《宗室武冈王集》一卷,载俞宪编《盛明百家诗》,第423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6册。

4 参见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卷四,第361页,中华书局,1982年;《明世宗实录》卷四,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戊午“升湖广按察使张景贤为右金都御史代邦辅”,按,曹邦辅时为应天巡抚;《明世宗实录》卷四三七,嘉靖三十五年七月戊午。

5 席书编次、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八,《淮安文献丛刊(二)》,第154页,方志出版社,2006年。

6 参见谈迁:《国榷》卷六二,第3890页,中华书局,1958年。

7 如《袁宪长来韵二律》《上方按君》等。

8 朱朝暉:《初冬宴三司诸公》,《青藜斋集》卷之下,第658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册。

9 朱元璋六世孙,代简王朱桂来孙。嘉靖三十七年袭封山阴王,万历三十一年薨。

10 张廷玉:《明史》卷一一七,《列传第五·诸王二》,第3584页,中华书局,1974年。

11 参见李媛:《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2 朱弥钳:《丙子岁五月寒甚有作》,《谦光堂诗集》,第335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云凝昏白昼，风起乱黄沙。鼎食宁无愧，樗材每自嗟。蓟门非旧俗，满眼事豪华。”¹这首诗同样记录了一次气候异常的现象，白昼昏暗，狂沙乱作。朱胤柢从这一异象联想到朝政不善，也将之归因为宰相导致。可惜自己如“樗材”一般毫无作用，愧受皇家食禄。最后作者感慨，如今朝廷的风气已不同往日，朝臣们眼中都只有利益荣华，对官场风气的批判毫不避讳。

二是影射帝王所为，以古讽今。明武宗朱厚照在明朝诸位皇帝中行事最为荒唐，其在位时，疏于政事，耽乐嬉游。对此，一些藩王作诗以讽。沈宪王朱胤柢作有《圣驾南巡感而有赋》四首，前面三首描写帝王出巡队伍浩荡，皇威所至，万邦归降。最后一首写道：“渺渺天涯思，悠然怀国深。忽惊华发变，况复剧愁侵。玉食叨宗姓，金符感帝心。可怜蕴古后，大宝更谁箴。”²这首诗前面三句通过“怀国深”和“剧愁侵”表明作者的忧国情怀，最后一句以唐代张蕴古的典故结尾，意味深长。张蕴古是贞观时期人，唐太宗初即位，上《大宝箴》以讽，后其因李孝德一事被劾徇私枉法，唐太宗下令将其斩首。³朱胤柢借张蕴古被错杀一事，感慨张蕴古之后将无人再上箴言劝谏了。从题目和内容判断，这四首诗正是写武宗南巡。正德十四年正月武宗下诏南巡，朝臣纷纷进谏反对，武宗大怒，一百多名大臣被廷杖，十余名被杖死，迫使武宗不得不取消南巡。但同年六月，武宗借“宸濠之乱”，瞒报战功，以平乱之由终得以南巡。武宗南巡震动朝野，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沈宪王朱胤柢用诗歌记录了这件事，显示出他对朝政的担忧，对被廷杖朝臣的同情，他甚至担心此后恐无人敢谏忠言了。根据朱彝尊《明诗综》所记，唐成王朱弥锦⁴（？～1523）也曾写《忧国诗》讽刺武宗四处巡游之事：“迨康陵游幸，王作《忧国诗》八章以讽。”⁵不仅写诗，朱弥锦还曾上疏劝谏，“武宗朝尝上疏，以用贤图治为言”⁶。除了武宗，明代其他皇帝也多有被影射。明代皇帝多信教，成祖信奉佛教，宪宗沉溺于方术，武宗对佛道方术都有兴趣，世宗沉迷于道教。⁷皇帝信教带来的影响并不止于其个人，而是影响了国家的宗教政策甚至政治事务。因此，一些藩王便在诗作中对皇帝沉迷佛道、追求长生的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晋藩庆成王朱慎钟有《咏汉武帝求仙》一诗云：“英明称汉武，信术恣求仙。其奈江山重，惟思岛屿玄……换骨如堪误，长生那记年。”⁸他似是批评汉武帝虽被称为明君，却笃信仙术，实有讽刺嘉靖之意；同时他还有《咏梁武帝好佛》，诗中一句“台城竟无救，佛应始知空”讽梁武帝好佛却丢了政权⁹，亦是提醒帝王前车之鉴。此外，蜀成王朱让栩也在其《拟故宫词》一百首中对武宗和世宗有所影射：“《宫词》一百，虽题曰‘拟古’，然如‘翠华一去寂无踪’，疑讽康陵而作；‘只恐君王道院行’，疑讽永陵而作也。”¹⁰

明代宗室出仕之禁，使得宗室丧失了参与政治的最基本途径。为避嫌，有明一代宗室上疏建言的情形也不多见，这样一来，宗室对于朝廷治乱的态度便不得而知。藩王讽刺诗的意义即在于，它是藩王政治意识的

1 朱胤柢：《纪异》，《保和斋稿》，第6页，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三。

2 朱胤柢：《保和斋稿》，第10页，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二。

3 参见刘昫：《旧唐书》卷一九〇上，《列传第一百四十四·文苑上》，第4992页，中华书局，1975年。

4 朱元璋玄孙，唐定王朱桢曾孙。成化十五年封潁昌王，二十三年袭唐王，嘉靖二年薨。

5 朱彝尊：《明诗综》卷一下，第39页。

6 朱谋埈：《藩献记》卷三，第766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9册。

7 参见赵轶峰：《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第二章“明代国家宗教管理的基本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8 朱慎钟：《咏汉武帝求仙》，《宝善堂稿》卷之上，第534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

9 朱慎钟：《咏梁武帝好佛》，《宝善堂稿》卷之上，第534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

10 朱彝尊：《明诗综》卷一下，第50页。原诗见朱让栩：《长春竞辰稿余稿》，第636、631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18册。

隐晦表达,通过这些讽刺诗可以窥见藩王对时政的品评,也再次显示了这些藩王的政治诉求。

第四,参与地方事务的政治诉求。一些藩王十分关心农事,对普通百姓也抱有怜悯之情,并在朝廷可能允许的限度下以赈灾等义举方式参与地方事务。

就本文所考察的藩王而言,他们拥有普遍的悯农情怀。比如周宪王朱有燉写《蚕妇行》和《咏田家》来描述养蚕妇女和田家每日的辛苦劳作;秦简王朱诚泳则把农民视为天地间最辛苦之人,感慨“嗟嗟天地间,而唯农苦辛”¹;蜀成王朱让栩有《田家行》描写了农民从早到晚艰辛的耕作生活²;沈定王朱理尧描写农民“种田六十岁,岁岁忧饥寒”³的贫苦生活。由于农民收成好坏直接取决于气候是否得宜,故藩王对雨雪天气格外关注,如朱有燉云:“令人欢乐复惆怅,可是庄田饱暖时。”⁴“太平有象来年熟,拟见时丰乐万民”⁵等。朱有燉曾自言忧心农事的原因:“民之苦乐虽非予之职,然仁人普济之心,不得不有关于念虑也。”⁶秦简王朱诚泳还特别用心记录了成化年间的一次旱情:“东风转岁律,对景不成观。微雨未沾足,田畴复枯干。连村绝烟火,比屋皆伤残。民生与鬼邻,疫厉仍相干。匡时愧无策,抚膺空长叹。我欲叩天阍,恨乏凌风翰。”⁷看到农田干枯,瘟疫横行,百姓流离,朱诚泳为自己“匡时无策”而惭愧叹息。唐恭王朱弥鉞也因重视农事而对气候非常关切,遇到接连大雨,他“愿言早赐阳光出,免使三农欠税租”⁸。遇到干旱,他则祈求:“皇天若肯垂慈悯,早赐甘霖济稿荒。”⁹沈宪王朱胤柝认为有了“春雨”,“民生赖以安,饔飧未云苦”¹⁰;沈定王朱理尧见到旱情严重,百姓饿殍遍野,也发出“枵腹啼饥天不知,贫者自贫富自富”¹¹的感慨。周藩江宁王朱载堉面对连月阴雨,担心百姓,特意写诗给当地官员,其诗名《对雨束马使君国华》:“入夏雨无际,偏生五月寒。接云时黯澹,满地更弥漫。禾偃知秋早,窗鸣听夜阑。邺中廉叔度,能使万家安。”¹²他期待马国华能像汉代廉范一样安民一方。周藩上洛王朱朝暉也有《贺冯月祯郡伯甘霖应祷》二首,描写了久旱逢甘霖,百姓和自己的喜悦。

由于不能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一些藩王便以赈灾等义举方式参与地方事务,在当地发挥了积极作用。据《藩献记》记载,秦简王朱诚泳“拯患恤贫不吝施予”,“每岁早俭,辄减租入半甚至尽蠲之”¹³。蜀成王朱让栩“尊礼法、创义学、修水利、赈饥救灾多所全活”,因行谊卓越,受到嘉靖帝的褒奖。¹⁴鲁恭王朱颐坦“(? ~ 1594) “每当饥谨之岁,辄发庾积赈于国”。¹⁶这些举措表明这些藩王在朝廷严苛的藩禁政策下,并非甘于无为,他们十

1 朱诚泳:《农夫谣》,《小鸣稿》卷一,第174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2 朱让栩:《田家行》,《长春竞辰稿余稿》卷一二,第613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18册。

3 朱理尧:《野老》,《修业堂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一一。

4 朱有燉:《喜雪后有感》,《诚斋录》卷二,第279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5 朱有燉:《初雪》,《诚斋录》卷二,第26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6 朱有燉:《诚斋录》卷二,第260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7 朱诚泳:《成化乙巳关中苦旱》,《小鸣稿》卷二,第206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8 朱弥鉞:《久雨祈晴》,《乾光堂诗稿》卷一,第320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9 朱弥鉞:《忧旱》,《乾光堂诗稿》卷三,第34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10 朱胤柝:《保和斋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二,第13页。

11 朱理尧:《苦旱行》,《修业堂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一一。

12 朱载堉:《对雨束马使君国华》,《绍易诗集》卷一,第539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

13 朱谋瑋:《藩献记》卷一,第749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9册。

14 朱谋瑋:《藩献记》卷二,第757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9册。

15 朱元璋八世孙,鲁荒王朱檀七世孙。嘉靖二十四年封宝庆王,三十年袭封鲁王,万历二十二年薨。

16 朱谋瑋:《藩献记》卷四,第774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9册。

分关心农事和百姓，仍然持有参与政事的诉求与愿望；藩王赈灾等义举是他们寻找的一种可行的变通方式。

（二）靖难后藩王志不得伸的无奈与苦闷

明代靖难后藩王的政治志向与诉求，在严苛的宗室政策之下，毫无施展空间。他们的“雄心壮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志不得伸”。明代藩王对朝廷战事普遍忧心忡忡，一些藩王也往往流露出征战沙场的迫切诉求。朱胤樛自言“谁为投笔者，定远待封侯”，愿意效仿定远侯班超投笔从戎。¹周藩上洛王朱朝瞞面对日益紧张的边事，也感慨“当年卫霍不复作”²，坦言“愿得昆吾铸宝刀，驰向三关定西域”³。不止于此，在国家局势紧张之时，一些藩王也确实毛遂自荐，主动上疏，请求参与国家事务，然而这些请求无一不被朝廷拒绝。比如土木之变后，韩藩襄陵王朱冲炆⁴（？～1477）上奏“欲奋身勤王”⁵，肃王朱瞻焰⁶（1406～1464）也“以京师戒严……欲遣官部率勤王”⁷，结果皆被阻止。又如，弘治中宁藩钟陵王朱觐雉⁸（？～1518）上章“自陈骁勇，善骑射，熟于韬略，愿备将帅之选，以身报国”，却引起兵部尚书马文升的疑虑：“今钟陵王无故自荐……或生异图。”乞孝宗降旨严加责查，孝宗于是以“义不可许”拒王所请。⁹还有荆藩樊山王¹⁰朱载垠（？～1597），曾于隆庆六年“上书请自试效用”¹¹，疏留中不报。

当明代藩王的“雄心壮志”终究只是一厢情愿时，他们只能将一腔情绪诉诸“苦闷”和“无奈”的诗意之中了。周宪王朱有燬历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和正统六朝，目睹和经历了藩王跌宕起伏的历史，他有数首描写王昭君的诗作，借王昭君典故抒发自己的不得志：“自信花颜独占春，那知漂泊委胡尘。”¹²昭君之美，无人可及，她本应留在“深宫”，可是事情恰恰相反，不得不“漂泊胡尘”。朱有燬似是为王昭君鸣不平，实则隐晦地表达自己有才而不被用事的愤懑。另一首《临安偶成》，朱有燬将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绪表达得更为明晰：“贾谊不须偏吊楚，仲宣何事独登楼。愁怀自惜年华晚，回首江山动早秋。”¹³这里朱有燬化用了贾谊作《吊屈原赋》和王粲作《登楼赋》的典故，此二人都是在不得志时写就上述二文，朱有燬也将自己不得志的愁怀都赋予诗中。这种不得志的苦闷并非是朱有燬一人的境遇，其后的藩王依然以诗赋愁。生活在成弘正时代的沈安王朱詮鉅就曾感慨“独抱鱼龙志，难逢际遇时”；¹⁴生活于嘉隆万时代的赵藩江宁王朱载堉也常

1 朱胤樛：《辛丑岁八月间虏寇至潞赋此志感》，《保和斋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三，第10页。

2 朱朝瞞：《饮马长城窟》，《青藜斋集》卷之上，第635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册。

3 朱朝瞞：《君马黄》，《青藜斋集》卷之上，第636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册。

4 朱元璋孙，韩宪王朱松子。永乐二年封襄陵王，成化十三年薨。

5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丁未。

6 朱元璋之孙，肃庄王朱模之子，永乐四年生，二十二年袭封肃王，天顺八年薨。

7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乙丑。

8 朱元璋玄孙，宁献王朱权曾孙，成化九年封，弘治十八年，罪降庶人，送凤阳，正德十三年卒，封除。

9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九，弘治十三年二月壬辰页。

10 成祖朱棣七世孙，仁宗朱高炽六世孙，荆宪王朱瞻垠来孙。嘉靖三十六年袭封樊山王，万历二十五年薨。

11 朱谋埈：《藩献记》卷三，第770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9册。

12 朱有燬：《昭均怨》，《诚斋录》卷一，第160～161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3 朱有燬：《临安偶成》，《诚斋录》卷二，第290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14 朱詮鉅：《春日写怀》，《凝斋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一，第2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元年沈国勉学书院刻本。

常因不得志而叹惋：“徒负排空志”，“无奈壮心何”。¹

上述这种“志不得伸”的抑郁情绪在本文所考察的藩王身上都能捕捉到，是为一种群体共相。之所以形成一种群体共相，原因当归结于明代禁止宗藩参政的藩禁政策。明初，太祖恢复分封制，令诸王坐镇边地大邑，直接参与朝廷的重要政治和军事举措。同时，太祖也为后世子孙参政方式和途径做了安排，并将相关规定明确写在垂训后世的《皇明祖训》之中：“凡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职，其升转如常选法。”²应当说，在太祖的整套开国建制和政治设想中，藩王及所有宗室成员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但靖难之后，藩王实际上已经不能参与朝政。到了宣德初年，宗藩出仕之禁也作为成文的制度正式出台。出仕之禁起于朱高煦谋反，“当时大臣倡为疏忌宗室之说，遂废出仕之令”。³至此，宗藩在制度层面已经不再具有参与朝政的途径。可以说，靖难以及削藩是对朱元璋政治蓝图的一次改弦更张。万历末年，朝廷虽开宗室出仕之禁，其范围却十分有限。除了明朝最初和最后的几十年，有明一代的宗室都被排除在政治行政运作体制之外，且防嫌之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纵然藩王中有佼佼者，皆不能出仕为官，难怪藩王多有“志不得伸”的苦闷和无奈了。

明代宗室不得志的苦闷之情在同时代士人的笔下也有反映。谢肇淛在其所撰《五杂俎》中表达了对宗室贤者郁郁不得志的同情：“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贤者赋诗能文，礼贤下士，而常郁郁有青云无路之叹。”⁴魏广国在给《藩献记》写的序文中亦云：“余尝叹，宗臣中精忠强学彬彬若而人，宁不堪馆半通之纶，展采就列。乃锢之一城，使优游糜禄以老，亦足悲也！”⁵出仕之禁直到万历后期才逐步放开，宗室得以参加科举，宗室出仕之禁得到十分有限的放开。因此，当得知堂弟“印月”被录取为生员，周藩上洛王朱朝暉非常欢喜，为此写了《贺萃亭叔仲嗣印月弟游泮》一诗，“萃亭”和“印月”应是别号，由题目可知，朱朝暉堂叔的二子考取生员，朱朝暉写诗庆贺，诗云“吾家今喜出刘向”，喜宗室有用武之地。⁶

综上所述，靖难后身处政治禁锢中的藩王，其中不乏有志者，他们流露出辅国经邦的政治抱负，并一直把藩屏帝室当作应尽之责，有着参与朝政与地方事务的迫切意愿。藩王这种“雄心壮志”的政治诉求，与明代藩禁政策的现实处境，共同塑造了靖难之后藩王普遍存在的“志不得伸”的困顿情态。

二 寄情佛道的精神解脱

靖难削藩之后，明代藩禁政策严苛，朝廷防嫌过甚，藩王及其所代表的宗室成员处境可谓如履薄冰，其一举一动时刻受到朝廷的关注。藩王的政治诉求不仅根本无法付诸实践，且被朝廷视为禁忌。在这种政治文化下，出世便成了明代藩王的一种精神解脱。与普遍的政治诉求一样，出世情怀在明代藩王中也具有普遍性。

1 朱载堉：《雪中乌题扇》，《绍易诗集》卷一，第537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早秋遣兴》，《绍易诗集》卷二，第547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

2 朱元璋：《皇明祖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82页，史部第264册，齐鲁书社，1996年。

3 霍韬：《天戒疏》，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六，第191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 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五，第425页，“事部三”中华书局，1959年。

5 魏广国：《藩献记序》，载朱谋瑋：《藩献记》，第745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6 朱朝暉：《贺萃亭叔仲嗣印月弟游泮》，《青藜斋集》卷之上，第634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

本文考察的藩王，在其诗文中皆明显流露对名利、是非和荣辱的淡泊之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推崇陶渊明，幽居独处，有道家无为风范；同时一些藩王参禅打坐、追求道教长生与成仙，与僧道往来频繁。“出世”构成藩王精神世界的另一共同特色。

第一，淡泊名利、是非和荣辱。明代藩王不得出仕，不得干预有司，儒家用世所强调的“建功立业”，对于诸王而言实可望而不可及。而藩王之中多有志者，“淡泊名利”便成为化解胸中抱负与现实桎梏之间冲突的思想出路。诸王凡谈“名利”者，不约而同皆显示出不追名逐利的心态，率性者以之为怡然乐趣，意存用世者以之为人生解脱。周宪王朱有燬谈“名利”最多，在其诗集中几乎随处可见。朱有燬谈“名利”，不仅仅是“淡泊”，更有看破功名的愤世情愫，“识破浮名总失真”¹，“参破梦中还有梦，世间名利一毫轻”²。因此，朱有燬对钻营名利之人不无讽刺，“百岁身躯浪得名，提携何苦自劳形……半夜风中常懊悔，一生线上作经营”³，“黑头禽笑白头禽，头白多因计虑深”⁴。朱有燬之所以看破名利之虚空，是因为他深刻地明白，作为藩王，通过建功立业来树名利是不可能的，“利欲非吾有，功名竟若何”⁵。追求建功立业，对藩王而言是一种苦而不能的羁绊，“细看物理混无事，何苦紫紫绊名利”⁶。故在他这里，淡泊名利便成为一种对苦闷的解脱，“不将名利挂心臆，自是尧年快活人”⁷。朱有燬讽刺名利的背后蕴含着不得志的压抑情怀，淡泊名利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其他一些藩王淡泊名利，虽有不平，间或感吟，却无朱有燬那般愤懑了。秦简王朱诚泳也讥讽那些逐名逐利之人，“吁嗟兹世人，居官多老饕，孜孜慕名位，焉知奔竞劳”⁸，但落脚点在“闭门读离骚”，说明自己能坚持自我，不随波逐流。唐恭王朱弥鉞对“名利”看得甚为淡泊，“浮名不绊学偷闲”，“浮名薄利意全无”⁹，从“偷闲”二字看得出，他对这种远离名利世俗的生活比较坦然。不仅如此，朱弥鉞还对纯仁自然的魏晋风流甚为赞许：“晋代风流迥绝伦，竹林深处乐天真……洗耳不闻荣辱事，息机已退利名身。名留青史传千古，更有何人继后尘。”¹⁰朱弥鉞流露出追慕竹林七贤之意，有老庄清静无为之风范。蜀成王朱让栩与之相似，纵情诗酒，不逐名利，“物外无过诗与酒，此中何用利和名”¹¹，在他身上看不出朱有燬诗中所蕴含的压抑情绪，反流露几分闲适和洒脱的情调，故而 he 畅言“衣紫何如远是非”¹²，做官不如舟上钓鱼来的悠闲自在。沈定王朱理尧也自称：“世自看名好，吾生乐静便。”¹³大多数藩王恰是上述这种状态，既会因志不得伸而感慨，也多少能安于闲适的现状。最率性者乃晋藩庆成王朱慎钟，“淡泊名利”于他而言是一种符合个性追求的乐趣。他虽也谈“浮名薄利”，但基本不见有不得志和不任事的无奈和感慨，反流露出对无拘无束生活的喜悦，“名利无拘束，山

1 朱有燬：《仙趣》，《诚斋录》卷二，第25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2 朱有燬：《示学道生》，《诚斋录》卷二，第275～27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3 朱有燬：《老人灯》，《诚斋录》卷二，第28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4 朱有燬：《竹棘黑头翁》，《诚斋录》卷三，第363～364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5 朱有燬：《发白》，《诚斋录》卷一，第179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6 朱有燬：《秋晓即景》，《诚斋录》卷二，第25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7 朱有燬：《捕鱼图》，《诚斋录》卷一，第108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8 朱诚泳：《感寓》，《小鸣稿》卷二，第197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9 朱弥鉞：《幽居》，《乾光堂诗稿》卷二，第32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10 朱弥鉞：《题竹林七贤图》，《乾光堂诗稿》卷三，第33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11 朱让栩：《逸兴书怀》，《长春竞辰稿余稿》卷八，第587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18册。

12 朱让栩：《渔舟图》，《长春竞辰稿余稿》卷六，第567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18册。

13 朱理尧：《夏杪西园避喧示空吾十四韵》，《修业堂稿》，第7页，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一二。

林自一家。远于尘世外,疏散遯为嘉”¹,“浮名薄利自成群……正是隐居闲习静,那关尘世乱氤氲”²。之所以与诸王不同,可能与其本人个性有关,朱慎钟自述个性孤僻,所以喜欢脱离世俗,“性癖远尘俗”³,“癖性耽图帙,高情重虞弦”⁴。出世是朱慎钟的喜好,他并非单纯是因为政治上不得志,不能任事而选择出世,而是很沉醉于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与朱有燬的愤懑截然不同。与朱慎钟相似,赵藩江宁王朱载堉自称亦是性格“迂懒”⁵之人,喜欢僻静的生活,故而超然一切“世务”之外。其《岁暮》诗云:“忽忽岁云暮,零霜皓前除。寄傲南窗下,所以心性疏。不敢婴世务,世务与我殊。兴来忘物我,颓然卧敝庐。”⁶周藩上洛王朱朝暕也有道家出世倾向,《独酌》一诗意蕴尤为强烈,他坐在门前独酌,荷风吹来,悠然自得,因而感慨:“纷纷名利场,能有此闲否。人生大块间,胡为事奔走。”⁷认为没有必要为名利劳碌奔走。

第二,推崇陶潜,幽居独处。本文所考察的藩王多有幽居经历,其诗作可证之。比如,周宪王朱有燬便长年幽居,他将自己的幽居生活描述为“云林清趣”:“几间茅屋隔尘寰,清爱流泉静爱山。采药一僧云外去,巢松双鹤雨中还。床头浊酒从教醉,世上虚名总是闲。赢得幽居多景趣,蓬莱应不比人间。”⁸秦简王朱诚泳有《幽居》诗,并在《写怀》一诗中描写他的生活旨趣是幽居读书:“野情耽逸趣,僻地结幽居。其中何所有,左右祗图书。”⁹他仰慕陶渊明,有多首诗提及。“笔床棐几日相亲,性癖耽诗四十春。独爱渊明冲淡趣,不将嵇嵎骇诗人。”这首诗也再次表明了他的恬淡个性。¹⁰唐恭王朱弥鉞也十分推崇陶渊明,并效仿避世独居。他有《幽居》九首和《幽居杂咏》九首,其中一首云:“却笑疏狂陶令尹,清高何用白衣来。”¹¹意在表达自己的隐居志向,并非弃官归田才是“清高”,自己就拥有爵位,但依然可以隐居。他还在《幽居自述》一诗中表明幽居为的是“养拙杜门荣辱远,敬儿勤苦慎纲常”¹²。同时,远离是非亦是唐恭王朱弥鉞幽居的重要原因。他说得甚为直白:“方信无求烦恼少,果然闲管是非多。从今缩头藏颈过,地覆天翻不管他。”¹³蜀成王朱让栩也描述自己的幽居生活:“构得茅斋屋数椽,味清境寂类林泉……王质棋闲空掩局,陶潜琴挂久无弦。频怀玄晏先生事,架积云緘亿万编。”¹⁴构筑茅屋数间,闭门谢客,不事琴棋,心里只想着山林隐逸之事。此外,朱让栩还有《幽居自乐》诗二十首描述幽居怡然自得之乐趣。喜欢无拘无束生活的晋藩庆成王朱慎钟也非常推崇陶渊明,自称“陶潜是我师”¹⁵。并且一直以幽居为乐:“乘闲西圃玩春芳,细柳摇金吐嫩黄。为爱当年栖靖节,由今袅袅拂池塘。”¹⁶

1 朱慎钟:《咏飘飘学仙侣》,《宝善堂稿》卷之上,第526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

2 朱慎钟:《次文翁孔师春晚山中独酌》,《宝善堂稿》卷之下,第543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

3 朱慎钟:《观鱼于芳塘之水》,《宝善堂稿》卷之下,第54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

4 朱慎钟:《题玉泉清修雅饰博书能琴册一首》,《宝善堂稿》卷之下,第549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

5 朱载堉:《少村书屋题壁》,《绍易诗集》卷二,第550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

6 朱载堉:《岁暮》,《绍易诗集》卷二,第550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

7 朱朝暕:《独酌》,《青藜斋集》卷之上,第633页,《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册。

8 朱有燬:《云林情趣》,《诚斋录》卷二,第271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9 朱诚泳:《写怀》,《小鸣稿》卷二,第207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10 朱诚泳:《苦吟》,《小鸣稿》卷七,第306~307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11 朱弥鉞:《幽居》,《乾光堂诗稿》卷二,第32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12 朱弥鉞:《幽居自述》,《乾光堂诗稿》卷二,第324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13 朱弥鉞:《写怀自勉》,《乾光堂诗稿》卷一,第322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

14 朱让栩:《幽居》,《长春宸辰稿余稿》卷八,第584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18册。

15 朱慎钟:《九日采菊西园》,《宝善堂稿》卷之下,第54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

16 朱慎钟:《咏西园柳色》,《宝善堂稿》卷之下,第552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

赵藩江宁王朱载堧亦好幽居，他抒发自己的幽居志向：“幽人昔遁世，结屋邳城隅……独吊圭塘路，高风尚起予。”¹其《山居》云：“逃名谁复侣，二仲可招呼。”²“二仲”指汉代羊仲和裘仲，皆廉洁隐退之士。朱载堧欲效仿羊仲和裘仲，期望有人能与他一起隐居。事实上，朱载堧的一些诗作也表明其与当时隐者有往来，如《寄尤逸人子嘉》和《坐雨有怀尤逸人子嘉》均写给逸人“尤子嘉”。³“逸人”即遁世隐居之人，“怀”则表明交情之深。避世独居与隐退自守是藩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道家避世、纯任自然的思想也在这些人中多有体现，这是藩王政治上无法作为的一条精神出路。儒家的出世致用之思想并不为藩王所畅言，相较而言，道家无为思想反而更加通行。隐者与隐居也就成为被藩王赞颂的对象和行为。许多藩王选择独处幽居，除了某些人是个性使然，根源同样是明代的藩禁政策。庆藩安塞王朱秩炅⁴（？～1473）写有一篇《倦游对猫喻》诠释了自己闭门幽居的缘由。朱秩炅平日驻足不出，埋头书牖之中，于是有人问他说现在正是承平之时，边鄙安宁，百物咸畅，为何不去附近游览一番。他回答说：

游有二，有王公大人之游，有逸人畸士之游。斯二者，皆非余之所得焉。余欲为王公大人游乎，则必使虎贲健儿为率，骑乘如云，充塞道途。陆取熊羆，水捕鲸鲵。凡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后快耳。藩国用人咸遵定制，一踰则涉不敬、启嫌疑。不敬，法之所不宥也；嫌疑，时之所不容也。以是而欲纵心为乐不可也。未免羸童瘦马，往复萧然，以观望校，曾不若一郡县，不知其乐乎不乐乎。未若深居简出之为愈焉。使余欲为逸人畸士游乎，则必跨谪仙之驴，泛子猷之舟，幅巾野服，从一二童子三五同志……惟事真率，随所至山旁水浹……然后快耳。而身隶国姓，名号王爵，岂可舍衮衣绣斧之称，为放浪不羁之适，以是而欲纵心为乐，不可也。未免覩服饰、谨容仪，左右视而后出以自得校，曾不若一畎亩民，不知其乐乎不乐乎。未若深居简出之为愈焉。且夫夏在河外，近虜穴，边备孔严……一举措，顷往往速祸。惟宜埋光铲采、杜门抱拙以阅蜉蝣之生，安能招唇吻、罢智虑、罹置陷阱哉……若不知世变，不识时忌……是痴物也。⁵

朱秩炅认为世间有两种“游”，一种是王公大人之游，一种是逸人畸士之游，他都无法仿效。前者之游，声势浩荡，势必违背“祖训”定制，会招致朝廷的怀疑；后者之游，“幅巾野服”“放浪不羁”，作为藩王，不可为之。因此，无论哪种“游”都不适合他，故不如深居简出。况且庆藩位于宁夏，正是边防要地，靠近外虜，出游容易招致祸端，因此，最适宜的做法就是“埋光铲采、杜门抱拙以阅蜉蝣之生”。他的看法应当说道出了许多幽居藩王的心声。虽然这些藩王都推崇陶渊明，效仿其隐居，但并非仅仅如陶渊明一样是质性自然，绝大多数是为了避祸。

1 朱载堧：《圭塘怀古》，《绍易诗集》卷一，第535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

2 朱载堧：《山居隐士》，《绍易诗集》卷一，第531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

3 朱载堧：《寄尤逸人子嘉》，《绍易诗集》卷一，第541～542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朱载堧：《坐雨有怀尤逸人子嘉》，《绍易诗集》卷二，第554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

4 朱元璋孙、庆王朱橚子，正统九年封安塞王，成化九年薨。

5 朱谋埈：《藩猷记》卷四，第772～773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9册。

第三,参禅求仙,与僧道来往频繁。周宪王朱有燬在众多藩王中最为典型,他既学禅宗又学仙家,自称最爱学禅和道:“老来惟爱学禅宗”,“老来惟爱学仙家”;¹他参禅论道的诗歌也特别多,如:《学佛》《学道》《礼佛》《持经》和《参禅》等。朱有燬经常与人论禅,有诗《昨午与一纳僧谈禅自觉有悟》可证之。²他还亲自参禅打坐,“自羨维摩一病躯,清朝端坐学跏趺”。³朱有燬对禅学也颇有研究,曾做《禅门五宗咏》,用简短的诗句论说禅门五宗各自的要点;诗前有叙,表达了愿与“识者”求法的意愿,也显示了其对禅学体悟之深:

夫求真性不在语言,若无语言不明真性。筌罍之用,既得即忘,实际理地,夫复何言?此诚学佛之良规也。既未获鱼与兔,又不可弃夫筌罍,不求识者而问之。今予此作,其亦持筌罍而求法于识者云耳。⁴

除了禅宗,朱有燬也信道教,与道士来往频繁,如:《赠别道士陈致静》二首、《赠道士张古山》、《送道士陈致静南游》、《送广玄子西归》等。他在《赓纯阳真人劝出吟》一诗中还表达了对历史上道教真人的敬慕。⁵朱有燬之所以学仙家,一方面与其脱离“名利”羁绊之苦的精神要求相通,正如其《学道》诗中所讲“学道无他术,安居保太和”⁶;另一方面亦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偶书》一诗描述了自己学仙家的心情:“宴罢瑶池月满楼,神仙有分许追游。百年已寤邯郸梦,半世空嗟杞国忧。金鼎九还龙出海,玉琴三弄鹤鸣秋。平生樗散浑无用,只有云林计颇优。”⁷朱有燬年过半百,明白世间一切仅是邯郸梦一场,各种愁绪不过杞人之忧,自己如樗无用,唯有学习仙家了。以“樗”喻人,出自庄子《逍遥游》,乃惠子嘲讽庄子之学“无用”之语:“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⁸惠子认为庄子的学说如同樗树,大而无用。后人便以“樗”自嘲无实际用处。以“樗”自讽,沈宪王朱胤樛也曾有过:“鼎食宁无愧,樗材每自嗟。”⁹可见,“无用”并非朱有燬的个人之感;朱有燬自比为“樗”,正是感慨自己无法用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出世追仙了。

与朱有燬既谈禅又追仙不同,其他藩王对禅和仙各有偏爱,各不相同。相比道教,唐恭王朱弥鉞和赵藩江宁王朱载堉更倾心禅学。唐恭王朱弥鉞的不少诗作显示他和僧道有来往,如:《赠禅僧》《僧妙景号翠峰》《送王羽士还山》和《道士》等。朱弥鉞与道士交往频繁,对道教方术甚为称赞,其妻服用道士丹药病痊愈后,他特意写了《谢王羽士用药有验》一诗,称赞王羽士“传得轩岐术最精”¹⁰,他还请道士来宅邸做法事,《谢熊道人》一诗记录了此事:“仙髻纶巾养大还,稳乘白鹿下仙山。剑挥神鬼坛前伏,丹熟龙蛇洞里看。日月闲中偏觉永,

1 朱有燬:《偶成》、《和郑长史庆寿诗》,《诚斋录》卷二,第300、287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2 朱有燬:《昨午与一纳僧谈禅自觉有悟》,《诚斋录》卷二,第220~221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3 朱有燬:《端坐》,《诚斋录》卷二,第29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4 朱有燬:《禅门五宗咏》,《诚斋录》卷三,第37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5 朱有燬:《赓纯阳真人劝出吟》,《诚斋录》卷二,第256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6 朱有燬:《学道》,《诚斋录》卷一,第182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7 朱有燬:《偶书》,《诚斋录》卷二,第258页,《续修四库全书》第1328册。

8 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一,第5页,《逍遥游第一》,载《诸子集成(三)》,中华书局,1954年。

9 朱胤樛:《纪异》,《保和斋稿》,载朱理尧编:《沈国勉学书院集》卷三,第6页。

10 朱弥鉞:《谢王羽士用药有验》,《乾光堂诗稿》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第320页。

乾坤静里自然宽。瓣香为我祈清泰，一卷琅函宅第安。”¹但朱弥鉞对道教的信奉仅止于医病和法事，其整本诗集皆没有向往“成仙”的意愿。相比而言，朱弥鉞在精神上对禅宗更倾心。他曾写诗给宝岩上人，表明自己有“问禅”之心：“尔住名山已有年，于今幸得出尘寰。法筵讲处瑶花堕，经卷开时贝叶翻……相中有相原无相，也欲虚心学问禅。”²他叙述自己“问禅”的体会是：“镜台打破多清澈，始觉空门兴味长。”³他也时常打坐参禅：“老僧兀坐万缘忘，有时出定开经卷。”⁴禅宗与庄学有许多相通之处，如破对待、空物我、亲自然、寻超脱等，⁵朱弥鉞对禅宗的体悟主要在于“无”“忘”和“空”，这与前述其无名利、忘荣辱的淡泊之情一脉相承，难怪乎会偏爱禅宗了。赵藩江宁王朱载堉与唐恭王朱弥鉞相似，他与僧道均有往来，如有诗《送南洄上人北游》《寄赠方湛一道人》和《送秋斗菴羽士》等，但从其诗作可以发现，他亦偏爱禅学，《重游梵宇赠林泉上人》一诗云：“自笑生平耽胜事，招提几过静尘襟。”⁶他自言生平最热衷参与佛事，因为尘俗之心可以由此得到宁静；《游五台寺》一诗也表达了同样的含义：“我来尘虑静，独坐磬声余。”⁷同样，朱载堉也经常与人论禅，他写给南洄上人的送别诗最后一句云：“归来坐月下，听尔说无生。”⁸期望南洄上人归来之日再一同月下谈禅。除了朱弥鉞和朱载堉，其他藩王也多受禅宗影响。沈安王朱詮鉉有《送五台山僧明晓》一诗，与明晓论禅：“晚来法席尚余香，云水悠悠道路长。锡杖拨开三晋雪，衲衣披尽五台霜。经传般若谈偏熟，禅入维摩语并忘。若到深心三昧地，应知无处觅行藏。”⁹沈宪王朱胤樞更以谈禅而闻名，《列朝诗集》和《明诗综》均载谢榛赞语，称：“王素谈禅，诗亦妙悟。”¹⁰沈定王朱理尧也经常出入寺院，因为“一僧能话古，去住转忘机”¹¹。沈藩德平王朱胤樞¹²（？～1582）和安庆王朱恬爌¹³（？～1594）也常与僧人来往¹⁴，分别作有《赠别素愚上人》和《赠别玉峰上人》，诗中禅意浓浓。¹⁵楚藩武冈王朱显槐亦学习禅宗，曾在洪山寺“阅经三载周”。¹⁶

另一些藩王对道教体悟更深，如蜀成王朱让栩和晋藩庆成王朱慎钟。在朱让栩《长春竞辰稿》中，很难寻觅禅宗和佛教对他的影响，也不见其与僧人来往的唱和之诗。反倒有两首诗证明其与道士往来，分别为《赠冯道人》和《送道士薛玄卿归江东前韵》。朱让栩曾研习吕洞宾《纯阳集》，作有《玩纯阳集偶成》一诗，还作有《吕纯阳》和《王重阳》二诗，对道教这两位代表人物评价很高，称前者“流芳道德”，后者“高名垂

1 朱弥鉞：《谢熊道人》，《乾光堂诗稿》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第329页。

2 朱弥鉞：《示宝岩上人》，《乾光堂诗稿》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第314页。

3 朱弥鉞：《赠禅僧》，《乾光堂诗稿》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第314～315页。

4 朱弥鉞：《禅龕》，《乾光堂诗稿》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0册，第387页。

5 李泽厚：《漫述庄禅》，《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6 朱载堉：《重游梵宇赠林泉上人》，《绍易诗集》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第533页。

7 朱载堉：《游五台寺》，《绍易诗集》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第539页。

8 朱载堉：《送南洄上人北游》，《绍易诗集》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21册，第531页。

9 朱詮鉉：《送五台山僧明晓》，载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二上，第47页。

10 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之下，第77页；朱彝尊：《明诗综》卷一下，第45页。

11 朱理尧：《春日游柏谷山寺》，载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之下，第77页；朱彝尊：《明诗综》卷一下，第81页。

12 朱元璋六世孙，沈王朱模模孙。嘉靖三十七年封德平王，万历十年薨。

13 朱元璋七世孙，沈王朱模六世孙。嘉靖三十一年封安庆王，万历二十二年薨。

14 德平王名讳“朱胤樞”，钱谦益《列朝诗集》作“朱胤樞”当为误。

15 朱胤樞：《赠别素愚上人》，载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之下，第77～78页；朱恬爌：《赠别玉峰上人》，载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之下，第80页；

16 朱显槐：《别半峰和尚》，《宗室武冈王集》一卷，载俞宪编《盛明百家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6册，第425～426页。

世”。¹此外,朱让栩还作有《步虚词》十四首,描写道教仙人和仙境,“羽服翩翩士,联班玉阶通。皇冠明晓日,云珮趁天风。蓬岛三山并,森罗万象同。卷帘分烛彩,升谒五明宫”²。晋藩庆成王朱慎钟与朱让栩相似,在他的《宝善堂稿》中几乎看不到禅宗和佛教的痕迹,更没有与僧人来往的诗作。与朱让栩不同的是,朱慎钟和道士的交往也很少,这可能与他个性孤僻、常年幽居有关。只有一首诗提及道士,为《咏道人夜诵蕊珠经白鹤下绕香烟听》:“云涯蓬岛客,夜讽动仙音。神养三尸绝,道飡六气深。药烧丹鼎焰,鹤听瑞烟侵。月色敷经案,露华濯羽襟。逍遥云作侣,清静水为心。漏转乘仙杖,飘飏那得寻。”³也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描写道士念经的场面。朱慎钟亦仰慕仙人,曾做诗《忆仙人王子晋》云:“道通志意高,养浩心田洁……不言宫锦荣,白云自怡悦。”⁴对仙人王子晋充满了羡慕之情。王子晋乃周灵王之子,朱慎钟本人也是皇族,作者此诗实为表达效仿王子晋成仙之意。不仅如此,朱慎钟还亲自参与道教清醮:“处斋延道侣,清醮启林钱。祈福心披雾,参神鼎覆烟。仙风冲养静,经韵妙谈玄。堪拟蓬莱景,何夸锦绣筵。”⁵周藩上洛王朱朝暄与僧道交往也很少,他的两件本《青藜斋集》中几乎不见写与僧道的诗作,提及神仙和佛禅就更少了。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出作者提倡学习道家求仙之意,《独酌》诗云:“昨日美少年,今朝成老丑。未学赤松游,安能无白首。”⁶

还需特意提及的一位藩王是秦简王朱诚泳,在本文所考察的众多藩王中,他对佛道的态度显得较为复杂。朱诚泳的一些诗作表明其与僧道有着较多的交往,如《送道士还山》《赠山中道士》和《再游天池普光寺忆僧性空》等,《和韵寄日华上人》一诗云:“几年不见佛图澄,龙象天高未许登……曾闻心印传诸祖,更喜诗坛续九僧。料得山居无个事,蒲团终日课莲经。当年曾会景隆池,千里难禁别后思……何日重来寻旧约,相逢一笑话襟期。”⁷“曾闻心印传诸祖”表明作者曾得到日华上人传授佛法,不过朱诚泳更喜欢与其一起作诗;山居无事时,作者便终日学习《妙法莲华经》,因与上人千里久别,故十分怀念,希望某天能重新一起畅抒胸臆。对于仙家,朱诚泳也经常提及,作有《怀仙诗》十一首,自称是仙人王子晋之徒:“吁嗟我亦子晋徒,曲终逸兴凌空虚。尘寰谪满千岁,相与翱翔游帝都。”⁸并曾于梦中与仙人同游,《梦中游仙歌》云:“夜梦一羽人,云是赤松子。授我九还丹,服之能不死。又言携尔游太清,共骑彩凤摩青冥。相逢子晋笑相揖。为我殷勤吹玉笙……却怪天鸡唱晓频。恍惚惊回困窗底。觉来自信还自疑。多少迷人睡初起。”⁹不过,另一些诗歌表明朱诚泳对仙家所讲的长生与成仙持怀疑态度,如《西城路》一诗云:“半是平田半坟墓,平田渐少坟渐多。酸风苦雨泣铜驼,百岁光阴驹过隙……人生少年胡不乐,世间那有苏仙鹤。”¹⁰朱诚泳看到西城路上的坟墓渐渐增多,感慨世间哪里有长生之法。更有甚者,一些诗文显示朱诚泳并不崇信佛仙,而是对其批判毫

1 朱让栩:《吕纯阳》、《王重阳》,《长春竞辰稿余稿》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18册,第548页。

2 朱让栩:《步虚词》,《长春竞辰稿余稿》卷一三,《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18册,第619页。

3 朱慎钟:《咏道人夜诵蕊珠经白鹤下绕香烟听》,《宝善堂稿》卷之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第548页。

4 朱慎钟:《忆仙人王子晋》,《宝善堂稿》卷之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第525~526页。

5 朱慎钟:《西林清醮用韵》,《宝善堂稿》卷之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第531页。

6 朱朝暄:《独酌》,《青藜斋集》卷之上,《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册,第633页。

7 朱诚泳:《和韵寄日华上人》,《小鸣稿》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270页。

8 朱诚泳:《风吹笙曲》,《小鸣稿》卷一,第184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9 朱诚泳:《梦中游仙歌》,《小鸣稿》卷三,第215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10 朱诚泳:《西城路》,《小鸣稿》卷一,第173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不留情，如他说：

有初必有终，有日必有夜。天运自循环，阴阳交代谢。曾闻古仙人，云霄远凌跨。死生亦常理，谁惟天所赦。吁嗟老佛徒，蚩蚩思久假。贪迷竟何如，而徒陷虚诈。所以君子儒，安焉老田舍。修身以俟之，万物还元化。¹

朱诚泳认为生死如同始终、日夜和阴阳，乃自然之理，有生必有死，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佛仙贪求长生，是陷人于虚诈，君子应该保持平常心，修身以待生死。朱诚泳对佛道的这种批判态度在众多藩王中可谓独树一帜。他还有《愚辩》一篇，内容涉及儒家、老庄和佛仙，大体显示了他本人的基本思想倾向：

予既以愚自守，客有黠者，谓予曰：子非愚者也，何其自愚于愚也？予因其言而辩之曰：予非自愚于愚也，而愚乃其性耳。然惟其愚也，故举天下之物，不知其所好，其视土壤犹黄金，而视黄金犹土壤，竟不知其孰贵也。或曰仙，予则斥之以幻妄；或曰佛，予则拒之以虚无；其日用饮食之外，惟知苍苍者之为天而已。此予之所以为愚乎。若夫用机械之巧，穿窬之智者，是则予之所深嫉也。孔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予非聪明睿智者，而亦以愚自守哉。²

第一，朱诚泳以儒学为宗，推崇孔子所谓“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平时待人接物便以愚自守。“聪明睿知，守之以愚”出自《孔子家语》一书，虽然历史上有关《孔子家语》一书的真伪、编者和成书年代一直聚讼不已，但毋庸置疑该书是一本重要的儒学典籍，代表了儒家思想和学说。朱诚泳这里引孔子之说为自己辩驳，表明自己所作所为遵循的是儒家之道。第二，朱诚泳思想中有鲜明的老庄哲学色彩。朱诚泳以愚自守，对“机械之巧，穿窬之智”深为反感，这正是老子所讲的“绝圣弃知”、“绝巧弃利”，³亦是庄子所主张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⁴因此，虽然朱诚泳说他“守之以愚”是遵从孔子之言，但是其实质却与老庄思想相通。第三，朱诚泳排斥佛仙，他认为仙乃幻妄，佛太虚无。但对佛仙的排斥与前述他具有的老庄无为和淡泊之思并不矛盾。应当说，朱诚泳反对仙佛，却不反对老庄。他在诗中曾谈及对禅宗的体悟：“禅心忘世虑，终日自悠悠。”⁵“休嗟回首随流水，悟得禅家色是空。”⁶“忘”和“空”正是庄禅共通之处，朱诚泳反对的是道教成仙的荒诞无稽和佛教彼岸世界的飘渺虚无，对佛道和老庄共有的忘却名利、超脱荣辱的思想并不反对，事实上还予以践行。

上述藩王的诗歌中普遍蕴含了出世的情怀，因人而异，或强或弱，侧重不同：有人以淡泊名利为精神解

1 朱诚泳：《感寓（八十八首）》，《小鸣稿》卷二，第194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2 朱诚泳：《愚辩》，《小鸣稿》卷九，第329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

3 王弼：《老子注》，《道德经上篇》第19章，载《诸子集成（三）》，第10页。

4 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大宗师第六》，载《诸子集成（三）》，第47页。

5 朱诚泳：《题山寺亭壁》，《小鸣稿》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241页。

6 朱诚泳：《锦积堆为许季升题》，《小鸣稿》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307页。

脱，有人以清静无为为生活之乐，有人效仿陶潜隐居，有人崇信禅宗坐忘，有人仰慕化羽成仙，即使反对佛仙的朱诚泳亦是老庄哲学的践行者，出世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精神解脱。应当说，出世情怀与避世幽居在明代士人之中并不少见，于藩王而言，其特殊之处在于这种出世情怀并非个人的选择，而具有群体性，是明代宗室所处的政治生态使然。这也使得这种情怀并非单纯的超然物外的洒脱，而是同时具有抑郁的哀怨和避世避祸的意味。

结语

本文所提及的这些藩王虽然来自不同的封地、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通过对这些藩王诗文集的逐一考察，发现他们普遍流露出较强的用世诉求与强烈的出世情怀，政治诉求与寄情佛道在藩王中具有普遍性和群体特征。这展示出明代藩王形象的一个新侧面，丰富了过去研究中呈现出的藩王“腐朽”的单一化形象，足以加深对藩王这一群体的理解。靖难之后，明代藩王的志向并没有完全消亡，他们关心时政、边事和下层民众，表达出辅国经邦的意愿。但在明代宗室政策的禁锢下，他们陷入“志不得伸”的困顿情态。因此，寄情佛道是他们政治抱负无法施展的一种精神解脱，亦是一种无奈选择。用世诉求与出世情怀看似相悖，实则为藩王精神世界的一体两面，恰显示出藩王处境之尴尬。朱诚泳曾有一首《自赞小像》言藩王“非卿非相非道非僧”¹，正是对有靖难后明代藩王尴尬角色的生动写照。无论藩王个人有怎样的志向和才能，作为皇族宗室，其命运早已被历史所注定。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系]

1 朱诚泳：《自赞小像》，《小鸣稿》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324页。

